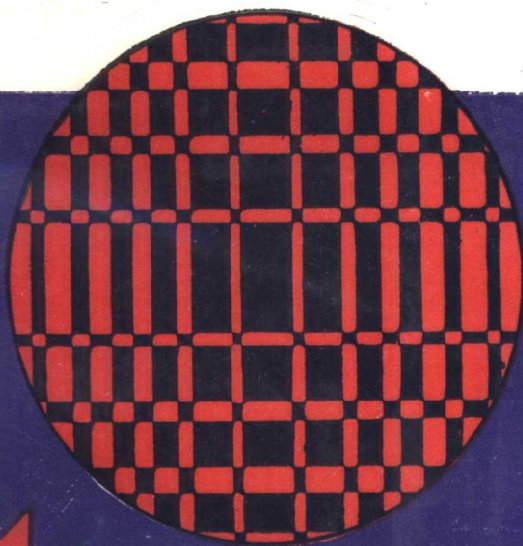


当代教育译丛

教育改革的限度

DANGDAI JIAOYU



- 重庆出版社
-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云南教育出版社

当代教育译丛

教育改革的限度

DANGDAI JIAOYU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挪威) 波尔·达林著

刘承辉 译



9116852

- 重庆出版社
-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云南教育出版社



G501
13

PA1247/04

责任编辑 郎嗣琦

封面设计 金乔楠

PER DALIN, PhD

LIMITS TO EDUCATIONAL CHANGE

据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78版译出

教育改革的限度

[美]波尔·达林著 刘承辉 译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4.375 插页 4 字数86千
1991年 2 月第一版 1991年 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

*

ISBN 7-5366-1350-4/G·483

定价: 1.90元

世界教育改革运动基金会 (IMTEC)

“世界教育改革运动”最初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的一个研究项目，旨在研究教育领域的组织改革过程和培养改革干部。为此建立了一个由对教育改革怀有兴趣或负有责任的个人和组织组成的网络机构。

当197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委任契约期满时，我们觉得这一机构应该保留下来。

IMTEC现在是一个独立的非盈利基金会，基金会的部分经费由会员提供，但主要靠研究项目的收入维持。由波尔·达林博士领导的基金会全体工作人员留住奥斯陆；其业务受一个跨国董事会领导，这个董事会由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教育系主任约翰·古德赖德教授主持的国际专业顾问委员会资助。

本书只代表作者自己的观点，世界教育改革运动基金会对此不负责任。

总 序

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由于世界性的相对和平，有一个较长的持续时期。在这个时期中，科技的发达，经济的增长，财富的增加，文化的交流，促使教育的发展。传统的教育模式，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八十年代以来，掀起了教育改革的热潮。而教育改革，需要教育理论为指导，从而推动了教育理论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教育学科和教育学派，产生了许多教育科学的新成果。

教育是人类永恒的社会活动。虽然由于生产力水平高低，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不同，各国教育模式多种多样。但是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有其共同的规律。由于科学技术的发达，文化信息的交流，各国教育的发展，在某些重要方面有趋同的现象，因而，教育科学的许多新成果，可以也应该视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可以也应该作为外国教育改革的借鉴。在开放改革的十年中，我国对于外国理论的引进与研究，虽然这非封闭时期所可比拟，但或者浮光掠影，或者只囿于评介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不多几位当时知名教育家的著作，未能使我们广泛深入地接触当前世界教育科学的最新成果。因此，有计划地译述外国教育理论，借以开拓我们

的视野与思路，促进我国深化教育改革，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由于出书难，出学术书尤难，许多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教育论著，很难及时呈献给我国教育界，这是我们教育理论工作者所深引为憾的。对此，我们要特别感谢云南教育出版社、重庆出版社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他们急教育界所急，主动建议组编《当代教育译丛》并承担出版任务。这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建议，为此，我们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决定承担组编任务，组织全国一些综合大学、师范院校和教育学院的教育理论工作者，其中大多数是中青年教师，共同参加翻译工作。

这套《当代教育译丛》的组编原则是：选择一批能够充分反映当代教育科学发展水平，具有特色，在国外有较高评价及一定影响，对我国有借鉴价值，为现实所需要的专著，以期对我国的教育理论建设和深化教育改革的实践有所裨益。这些专著，包括教育学与心理学基本理论、各个教育领域的专门研究、教育科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四个方面。相信这套译丛的出版将为我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

潘懋元

1989年1月

目 录

世界教育改革运动基金会(IMTEC).....	1
总序.....	1
第一章 教育改革：问题的提出.....	1
教育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3
教育改革的过程.....	9
教育改革的系统观.....	10
评价教育改革的注意事项.....	13
阅读指南.....	13
第二章 对教育的认识.....	15
教育与环境.....	16
预期的结果和未预期的结果.....	19
为谁改革？.....	21
由谁改革？.....	23
谁需要改革？.....	23
教育的特征.....	25
改革的障碍.....	30
障碍——一些说明.....	33
结论.....	46

第三章	作为组织的学校	48
	人的模式和组织理论	49
	教育组织中的机械传统	52
	有机组织	56
	教育中的有机组织	57
	作为组织的学校	60
	什么是健康的学校?	66
	什么是“好”学校?	68
	系统学习组织	69
	关于系统学习组织	71
第四章	教育改革的各种理论和模式	72
	改革的一般理论	73
	教育改革的模式	81
第五章	关于教育改革的理论	91
	基本因素和重要方面	92
	重要的关系和过程	104
	教育改革的动力	110
第六章	共同适应和发展的改革	112
	作为改革单位的学校	114
	目标、标准和过程	117
	教育发展的策略	118
	学校发展计划	118
	网络结构	121
	制度支持	124

第一章

教育改革：问题的提出

人们建立学校以维持社会秩序，所以我们变革教育制度、改革学校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功能的尝试，只有在社会的需要发生变化时才能成功。学校环境的这种变化反映了经济、社会及技术方面的重大变化。另一方面，真正的社会改革亦需要教育组织的充分参与。学校与其环境之间、教育系统与整个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教育改革中至关重要的“动力装置”。不全面理解这些关系中的各种作用因素，并把这种理解作为有计划的教育改革的基础，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教育变革。

学校是一种稳定的组织。的确，它们经过一段时间会发生变革，但这种变革不仅在量上有限，而且也需要大量的能量和时间。为什么学校改革如此困难？学校组织的特征是什么？怎样调动或激活教育系统中的变革力量？如果我们要为教育改革的复杂任务确定成功的改革策略，认识学校文化是至关重要的。一些研究已给我们认识学校文化提供了有益的知识，但我们需要有关学校改革过程方面的更系统的知识。

教育已成为庞大、复杂的组织系统，系统内外强大的利益集团成了既得利益的保护者。由于这些集团常常发生利益冲突，学校陷入瘫痪状态。

对学校的不满已不是什么新现象。几乎自学校存在以来，它们就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尽管现在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在积极进行教育改革，人们的批评却比以前更激烈、更广泛。这些批评众说纷纭，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问题，不同的侧面，而且批评的程度亦各不相同。事实上，在一些工业化国家里，公众对教育的信任度颇高，而在另一些工业化国家中，这种信任已达到现代史上的低点。

例如，最近在挪威进行的一次盖洛普（Gallup）民意测验表明，80%的普通公民对学校感到满意，约70%的公民反对一项废除考试的提案。而在像底特律和洛杉矶这样的城市里，教育危机已达到这种程度，以致于纳税人不再支付增加的教育税，‘第三党的问题解决小组’已被请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对教育的不满在大市区可能更为普遍。这种现象也许更多地是与经济和技术的急剧变化有关。而不是与教育改革有关。即使如此，大多数国家似乎都有一些共同的趋势。

欠发达国家的情形复杂并且彼此不同。然而，公正地说，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大部分国家的政府都抱着普及教育是社会发展的灵丹妙药的观念来投资开办传统的学校教育。但是教育的危机日益明显。人们对教育与一般发展的基本关系发生怀疑。因此，一些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花费大量的资源来寻求新的更有前途的教育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欠发达国家也采取了积极的步骤来寻求

新的更好的办法。在曼谷提出的区域性的亚洲教育改革——发展纲要（APEID）可以作为一个合适的例子。一些前所未有的与乡村发展、社区发展和扫盲有关的非正规的研究课题不断产生。例如，印度正在进行一项涉及到一亿青年和成年人的非正规研究项目。印度尼西亚在准备一个雄心勃勃的非正规研究计划，它涉及到与社会发展相关的每一乡村的教育规划。这些及其它一些大的研究项目常常受到一些非传统的教育工作者的鼓励，他们明确指出需要确定多元化的教育计划以应付人们对学校日益增长的不满。

教育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对公众的允诺没有实现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教育被认为是实现社会机会均等的主要力量，也是个人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工具。教育投资迅速增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六十年代每年的教育投资增长率约为15%。

实际上，大部分教育系统在“扩张”方面都相当成功，就是说，在提供同样的机会让更多的人做更多的同样的事方面是成功的。扩张主要基于这样一种信念：通过给每个人提供同样的机会，教育能够根治社会痼疾，帮助我们克服某些社会和经济不平等。

教育主要是在允诺提供机会平等方面有负众望。这使教育系统内外对教育抱有极高希望的人大失所望，心灰意冷。把教育作为解决社会问题手段的梦想已经破灭。处在这种困

境之中的是那些从未作出成功允诺的教育工作者，但他们最终却要担负起责任。

教育工作者早已意识到教育系统不可能在一个学生人数急剧增长，社会需要也在盲目地发生着巨大变化的情境里，继续提供同样的教育。在大部分国家，尤其是在美国、加拿大、斯堪的那维亚国家以及英国，人们已经进行了二十年的积极改革（1950—1970），它们稳固的经济增长提供了进行教育改革的大量资源。

然而，教育工作者常常失望，公众则被弄得稀里糊涂。不仅如此，众多的改革“失败”了，而且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人们甚至还有理由怀疑它们是否推行过。此外，作为这一时期积极改革的结果，“创新”（innovation）这个词本身，即从事改革活动这种观念，也失去了信誉。在许多国家，一种相当保守的反动势力取代了持续了几十年的乐观主义精神和改革运动。

人们进而对许多改革是否适当产生了怀疑。为谁改革、由谁改革成了重要问题。特别是激进派，他们把“改革”视为仅仅是对现存制度的“修修补补”。另一方面，较为保守的批评家则在‘自由主义’中看到了危险，他们指责标准降低了，抱怨学校里不断进行的改革所引起的不安定。以“现代数学”为例的课程改革说明了这一点。一些观察家认为仅仅用一种僵硬课程内容代替另一种同样性质的课程内容根本无济于事，而焦急万分的父母和毫无准备的教育则对不断从外面引进的教育改革反应冷淡，教育工作者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教育改革的政治复杂性。

变化的环境

在公众舆论和西方世界许多教育制度今天面临的众多经济问题中，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着与过去对教育的乐观主义和积极态度相反的变化。‘废除学校’的要求，对社会中我们所熟悉的那种教育的合理性提出了怀疑。各种各样的学校正在实验之中，而且这也许只是一个脱离传统教育形式的运动的开端。改革运动已把重点由对学校内部的课程和组织方面的改革，推进到建立正规体制之外的多种教育以及发展教育与社会其它系统的更为广泛的联系上。学校—社会的联系日益重要，人们正在提出工作—教育合一的计划。让青年人更积极地参与学校活动和工作活动的“参与学习”是现行体制下许多选择学校及实验的基础。

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环境变化如此迅速，以致于我们无法把握它的动态性质，尤其是在长远目标上更是如此；而教育的性质又恰恰要求我们使每个人为二十年或五十年以后的未来作好准备。仅在过去的十年中，在公众舆论中就出现了大量新的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如生态问题；第三世界的种种急需解决的问题；能源危机问题；粮食问题；多元化的生活模式问题；新的家庭模式问题；新的工作组织问题，等等，这里只列举了很少一些。它们表明了环境中那迅急而又不可预测的变化，它们显然不同于五、六十年代西方世界所经历的那些变化。在那二十年中，大部分经济、技术和社会变化一般都有“可预测的模式”，人们通过推断可以预测未来。这种情况现在已不复存在。未来的不确定性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因素，因此我们亦不能确信确实为儿童

提供了适当的教育经验。

然而，我们可以确定一些对未来的教育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变化。这些变化是：

新的世界图景

我们这个世界的面貌五十年来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根据我们对世界形势的理解，也许目前我们正在经历着历史上最大的变化之一。大众传播媒介不断地使我们想起这幅世界场景：饥饿、人口爆炸、种族问题、环境问题以及当今世界大量存在的生活机会不平等现象。显然，世界形势的这些方面及其它许多方面，将极大地冲击我们每一个人，影响学校内外的教学情景——并有可能影响到我们教育组织的基础。

青年的解放

青年一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成熟得更早，他们很早就向旧的行为准则发起挑战。妇女、青年人和老年人都对他们的角色和作用——尤其是在生活机会方面，提出了质疑。青年人有一种新的自我责任感，并不断地摆脱过去的权威人物的影响。无论是青年还是老年，每个人都想主宰自己的生活，从依赖权威走向自主。

作为上述两种因素的影响结果，青年人日益对重要的基本目标发生疑问。这不仅在教育内部确实存在，而且学校的‘多元化文化’运动已对社会产生了范围更为广泛、意义更加深远的影响。

从增长到不增长

西方社会已习惯于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稳定的经济增长使社会有了一种以某种确定性来计划自己未来的安全感。而现在，由于世界金融、贸易和货币制度的稳定情况，以及国家通货膨胀和失业方面的巨大变化，造成了一种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甚至在萧条结束的一段时间之后还影响到教育，这种情形也许只是一场‘世界经济大战’的序幕，世界经济大战将使当今世界上存在的大量不平等现象更加突出。

劳动领域的变化

在工业化和自动化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工作组织和我们与工作的关系比较稳定。我们现在正处于在‘既定’的技术（或者说按“既定”方向变化）中选择转到能够在多种技术中选择的位置上。一个恰当的例子是不断增加的工人参与管理和有一定自主程度的工作组。这意味着从社会对技术的适应到创立多元化社会机构的转变。工业也由狭窄的生产指向转为负有多重职责（如环境保护、增加福利等）。

学校——寻求新的意义

大量的学习发生在正规的教育系统之外。学习的意义正在变化，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转变过程中。即把学习看作是一个传递过程转变到把它看作是一个以咨询为基础的过程，或者说，从把知识看作是某种清晰确定的东西转变到把知识看作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未知的东西。这不仅对教师和学生们的角色发生了影响，而且对学校的角色与作用也发生了影响（如

研究与教学之间)。我们正从牢固稳定的关系走向灵活多变的关系。

这是在大部分西方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已经出现的一些重大的环境变化。教育应怎样做出反应？有时，它以‘改革’或多种多样的替代物来解决孩子和青年们的那些最突出的问题。但更多的时候或是根本没有真正的反应，或是太少、太迟。现在的问题是：“教育能够在什么程度上对这些挑战中的任何一个作出反应？”教育的效果毕竟只有通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估量出来。怎样才能让青年一代为一个肯定与现在不大相同的世界作好准备？尤为严重的是，我们根本不知道将来与现在会怎样不同。

知识基础

公立学校教育的发展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社会科学家及学者们在过去二十年中对学校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并散发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的关于怎样发挥学校作用的研究报告。公众越来越意识到学校教育的缺陷，所以他们要求提供更好的教育。

既然我们知道教育的缺陷和公众要求改善教育的需要，那么为什么教育改革仍然那么困难？一种解释是知识基础本身的特点。

关于各种不同的教学方式已有许多研究，有些以经验材料为基础，有些来自课堂实际的情景。许多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是它们在基本方法上有缺陷；其次，即使研究方法适当，研究也很少探究过程，相反却都集中在学习效果的研究上。

已有几位作者指出，许多这类研究是在探求那些被期待但未实现的事，因为我们根本无法保证所谓“改革”曾真正实行过。最后，即使这方面都考虑到了，结果也是彼此矛盾的。在一个学校起作用的东西，比如个性化的阅读大纲，在另一情景中则毫无效果，而在第三种场合则表现为某种负影响。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大量评价不同教学方法的研究案例，就会发现没有一种方法在一般意义上比另一种方法更为优越。不过，如果考虑到许多实际因素，如教师质量、学校领导、机构组织等，研究则更有可能辨别出一些重要的相互关系。但这种类型的评价研究不但很少，而且特别复杂，并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资金。

现在越来越清楚，没有一种特殊的改革或单一的干预措施能够对学校的功能发生多少影响。许多改革需要根据学校的‘特殊文化’作出变化。虽然学校在很多方面相互类似，单个的学校在它自己的文化方面仍有其独特之处。没有任何一套方法会同样适用于所有的学校，只有把学校作为一个拥有特殊文化的社会系统来对待，才能用各种干预策略使所有学校都发生变化。此外，干预策略的内容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因素。

教育改革的过程

本书基于这样一种观点：我们需要对改革过程本身有更好的理解，然后我们才能期望自己的改革计划获得合理的回报。我相信过去许多失败的改革计划都对教育有潜在的价值。